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五

詳校官祭酒

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百八十

經部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五

禹貢下

(導)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
(析)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集傳此下隨山也

孔氏穎達曰導山本為治水故以導山名之

岍岐荆三

山皆雍州山岍山地志扶風汧縣西吳山古文以為

岍山今隴州吳山縣吳嶽山也

皇輿表隴州吳山縣今隴州屬鳳翔府

周禮雍州山鎮曰嶽山又案寰宇記隴州汧源

皇輿表汧

源縣省入隴州

有岼山汧水所出禹貢所謂岼山也

地理今釋岼山

漢書地理志名吳山在今陝西鳳翔府隴州南八十里

晁氏以為今之隴山天

井金門秦嶺山者皆古之岼也岐荆見雍州

孔氏類連曰荆

岐上已具此復言之以山勢相連而州境隔絕更從上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也

壺口雷首

太岳底柱析城王屋太行恒山皆冀州山壺口太岳

碣石見冀州雷首地志在河東郡蒲坂縣南今河中

府河東縣也

皇輿表河中府河東縣今蒲州屬平陽府地理今釋雷首山括地志云此山西

起雷首東至吳坂長數百里隨地異名通典云雷首在河東縣今山西蒲州此山凡有八名歷山首陽山

薄山襄山甘棗山中條山渠豬山獨頭山也互見前歷山下底柱石在大河中流

其形如柱今陝州陝縣

皇輿表宋陝縣省入陝州屬河南府

三門山

金氏

履祥曰三門分天門地門人門惟地門不可過

是也

地理今釋底柱山在今河南府陝州東四

十里大河中西北去山西平陽府平陸縣五十里

析城地志在河東郡濩澤

縣西今澤州陽城縣也晁氏曰山峰四面如城

地理今釋

析城山在今山西澤州陽城縣西南七十里

王屋地志在河東郡垣縣東

北今絳州垣曲縣也

皇輿表絳州垣曲縣今屬平陽府

晁氏曰山狀

如屋

地理今釋王屋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九十里接山西平陽府垣曲縣及澤州陽城

縣界山有三重其狀如屋

太行山地志在河內郡山陽縣西北今

懷州河內也

皇興表宋懷州今懷慶府河內縣為府治地理今釋太行山延袤千餘里起於

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迤而東北跨山西河南直隸界

恒山地志在常山郡上曲

陽縣西北今定州曲陽也

皇興表定州曲陽縣今屬真定府

逾者禹

自荆山而過于河也

呂氏祖謙曰人逾非山逾

孔氏以為荆山之

脈逾河而為壺口雷首者非是蓋禹之治水隨山刊

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

可以奠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脈絡之所自來若今之葬法所言也若必實以山脈言之則尤見其說之謬妄蓋河北諸山根本脊脈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為桑乾幽冀以入於海其西一支為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為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為雷首又次一支乃為太行又次一支

乃為恒山其間各隔沁潞諸川不相連屬豈自岍岐跨河而為是諸山哉山之經理者已附於逐州之下於此又條列而詳記之而山之經緯者可見矣王鄭

有三條四列之名皆為未當

陳氏櫟曰三條之說出於馬融王肅以岍岐至

碣石為北條西傾至陪尾為中條岍冢至敷淺原為南條四列之說出於鄭玄謂岍岐為正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岍山為正陽列今據導字分之以為南北二條

而江河以為之紀於二之中又分為二焉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禹之治水本導川澤之流而歸之於海乃先之以隨山者蓋洪水為害凡故川舊

瀆皆為水之所浸滅不復可見將欲施功無所措也故必先以高山鉅鎮不為水之所墊沒者以為表識自西決之使歸于東水既順流而下漸入于海則川瀆之故迹稍稍可求蓋先隨山而後濬川此禹治水之序也○朱子曰每州各言境內山川首尾不相聯貫且自東而西非自然之形勢故於此通說九州山川聯貫首尾更從西而東以著自然之形勢○問味別地脈之說如何曰禹治水不知是要水有所歸不為民害還是只要辨味點茶如陸羽之流尋脈踏地如後世風水之流耶且太行自西北發脈來為天下之脊此是中國大形勢其底柱王屋等山皆是太行山脚今說者分陰陽列言導峴及岐至于荆山山脉逾河而過為壺口雷首底柱析城王屋碣石則是荆山地脈却來做太行山脚其所謂地脈尚說不通况

禹貢本非理會地脉邪○鄭氏曉曰大禹隨山首於雍州岍岐荆三山謂之及者以其相距之近也謂之至者以其相去之遠也禹於是而逾河者雍冀之間河流間斷禹自雍之東境而入冀之西境也壺口雷首太岳冀州西河之山也底柱析城王屋冀州南河之山也太行恒山碣石冀州東河之山也入于海者諸山之水至此皆入海矣其自西北而東南者地勢有高卑山勢有經緯水勢有源流也○王氏樵曰江為南河河為北河南北兩河上應雲漢蓋天文地理自然之分判也於二之中又分為二北條有大河之北境者有大河之南境者論橫勢則先北而南論縱勢則皆自西而東矣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集傳西傾朱圉鳥鼠太華雍州山也熊耳外方桐柏

陪尾豫州山也

孔氏安國曰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

備

西傾見梁州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縣南今秦州

大潭縣也

皇輿表秦州大潭縣今伏羌縣屬鞏昌府

俗呼為白巖山

地理今釋

朱圉山在今陝西鞏昌府伏羌縣西南三十里

鳥鼠見雍州太華地志在京

兆華陰縣南今華州華陰縣二十里也

皇輿表華州華陰縣今屬

西安府

熊耳在商州上洛縣

地理今釋熊耳山在今河南府盧氏縣西南七

十里接陝西西安府商州

晉上洛縣界熊耳雖有東西異名其實一山故郭璞云在上洛班固云在盧氏

蔡傳以班固為非也

詳見豫州外方地志潁川郡密高縣有

密高山古文以為外方在今西京登封縣也

皇興表宋西京

今河南府登封縣屬焉地理今釋外方今中嶽嵩山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北十里西接洛陽縣北接鞏

縣東接開封府密縣界綿亘一百五十里桐柏史記索隱曰桐柏一名大復山地志在南

陽郡平氏縣東南今唐州桐柏縣也

皇興表唐州桐柏縣今屬南陽

府地理今釋桐柏山在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東一里東南接湖廣德安府隨州西接襄陽府襄陽縣界

陪尾地志江夏郡安陸縣東北有橫尾山古文以為

陪尾今安州安陸也

皇興表宋安州今德安府安陸縣為府治地理今釋陪尾山在

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案孔傳云淮出桐柏經陪尾今德安府安陸縣北有橫山漢志所謂橫尾山古文以為陪尾者也淮水不經此山下吳澄書纂言曰唐志泗水縣有陪尾山泗水出焉蓋此是以橫尾為陪尾者西傾不言導者蒙導岍之文也此非是互見泗水下

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

集說

傳氏寅曰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即雍州終南惇物至于鳥鼠之役也熊耳外方桐柏至于

陪尾即豫州伊洛瀍澗與夫導淮之役也圖而觀之凡畎澮之水或入于河渭或入于伊洛或入于淮皆可以形勢見也○王氏樵曰上節導河之北境故自雍而盡于冀之東北此節導河之南境故自雍而盡于冀之東南禹循西傾而東至于太華其陰則北河與地絡之所會也其陽則南河與地絡之所會也河

自下龍門其勢湍急及華之陰喬嶽綿亘其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而涇渭澧漆伊洛瀍澗諸水入焉熊耳四山者志伊洛淮水之所以治也

導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

集傳嶓冢即梁州之嶓也山形如冢故謂之嶓冢詳

見梁州荆山南條荆山地志在南郡臨沮縣北今襄

陽府南漳縣也

地理今釋荆山在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西北八十里昭四年左傳荆

山九州之險指此

内方大别亦山名内方地志章山古文以

為内方山

水經沔水自荆城東南流逕當陽縣之章山東酈道元注云禹貢所謂内方山至于

大別者也在江夏郡竟陵縣東北今荆門軍長林縣也皇

表宋荆門軍長林縣今為荆門州屬安陸府鍾祥縣西周迴百餘里

釋内方山在今湖廣安陸府

接荆門左傳吳與楚戰

定四年傳吳自豫章與楚夾漢

楚濟漢而陳

自小別至於大別蓋近漢之山今漢陽軍漢陽縣北

大別山是也

李氏樗曰漢水東流漢陽軍觸大別山南入于江地理今釋大別山一名魯山

在今湖廣漢陽府漢陽縣東北半里漢水西岸地志水經云在安豐者非是

孔氏穎達曰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縣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

集說

鄭氏曉曰此為漢水之經始也嶧冢漢水出焉荆山内方漢水所經大別漢水所入導嶧冢至

荆山導內方至大別
而治漢之功可施矣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集傳岷山見梁州衡山南嶽也

廣雅曰岵嶺謂之衡山

地志在

長沙國湘南縣今潭州衡山縣也

皇興表衡山縣宋屬潭州今屬衡州

府九江見荊州敷淺原地志云豫章郡歷陵縣南有

博易山

漢書地理志作博陽山師古曰傳讀曰敷

古文以為敷淺原今江

州德安縣博陽山也

皇興表宋江州今為九江府德安縣屬焉

晁氏以為

在鄱陽者非是今案晁氏以鄱陽有博陽山又有歷

陵山為應地志歷陵縣之名然鄱陽漢舊縣地不應
又為歷陵縣山名偶同不足據也江州德安雖為近
之然所謂敷淺原者其山甚小而庠亦未見其為在
所表見者惟廬阜在大江彭蠡之交最高且大宜所
當紀志者而皆無考據恐山川之名古今或異而傳

者未必得其真也姑俟知者

地理今釋敷淺原案朱子九江彭蠡辨云敷淺

原說者以為漢歷陵縣之博易山在今江州德安縣為山甚小而庠不足以有所表見而其全體正脈遂起而為廬阜則甚高且大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識夫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者惟是為宜耳蔡

傳遵用師說指廬阜為敷淺原而復以無可考據為
疑何也廬阜在今江西九江府德化縣南山北隸南
康府星子縣過經過也與導岍逾于河之義同孔氏以為

衡山之脈連延而為敷淺原者亦非是蓋岷山之脈
其北一支為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
嶺北經袁筠之地至德安所謂敷淺原者二支之間
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其
非衡山之脈連延過九江而為敷淺原者明甚且其
山川岡脊源流具在眼前而古今異說如此况殘山

斷港歷數千百年者尚何自取信哉岷山不言導者
蒙導嶓冢之文也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

集說

朱子語類問岷山之分支何以見曰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于

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為隴這邊一
支為湖南又一支為建康又一支為兩浙而餘氣為
福建二廣○禹貢西方南方殊不見禹施功處緣是
山高少水患某作九江彭蠡辨禹貢大槩可見禹貢
只載九江無洞庭今以其地驗之有洞庭無九江則
洞庭之為九江無疑矣洞庭彭蠡冬月亦涸只有數
條江水在其中○詳經文敷淺原合是衡山東北一
支盡處疑即廬阜但無明文可攷耳德安縣敷陽山
正在廬山之西南故謂之敷陽非以其地即為敷淺
原也若如舊說正以敷陽為敷淺原則此山甚小又

非山脉盡處若遂如晁氏之說以為江入海處則合是今京口所過之水又不但九江而已也若以衡山東北盡處而言即為廬阜無疑蓋自岷山東南至衡山又自衡山東北而至此則九江之原出於此三山之北者皆合於洞庭而注於岷江故自衡山而至此者必過九江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集傳此下濬川也弱水見雍州合黎山名隋地志在

張掖縣西北

皇興表張掖縣今甘州衛

亦名羌谷

地理今釋合黎山亦名要塗山

在今陝西甘州衛西北四十里絲延而西接高臺鎮弄二所界流沙杜佑云在沙州

西八十里

通典曰沙州古流沙地

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

唐書

西域傳曰吐谷渾西北有流沙數百里○朱子曰流沙在合黎之西地理今釋流沙在今陝西嘉峪關外索歡鄂摩即居延澤漢志古文以為流沙以北東至賀蘭山西至廢沙州界幾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其沙隨風流行之隨處有之水之疏導者已附于逐州之下於此又派別而詳記之而水之經緯皆可見矣濬川之功自隨山始故導水次於導山也又案山水皆原於西北故禹叙山叙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山則先岍岐導水則先弱水也

集說

程氏大昌曰堯時弱水必嘗壅溢東行禹導之至合黎則逆行者順道其遠而無所事治者固

不極之于西海近而無能為害者亦任其波委之入
流沙故於雍特曰既西而於導水不曰入于西海皆
紀實也○朱子曰自導弱水至導洛凡九條皆導水
之事大槩自北而南先言山以為水之經故此言水
以為山之紀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不經中國故
首言之○鄭氏曉曰志合黎見其經流有所歸志流
沙見其支
流有所洩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集傳黑水地志出犍為郡南廣縣汾關山

皇輿表犍為郡南廣

縣今叙州府南溪縣

水經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

流入于南海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

凡四曰區江曰西洱河曰麗水曰彌諾江皆入于南

海其曰麗水者即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

地理

今釋三危山在大河南今陝西岷州衛塞外古疊州
西西蕃界中雲南麗江府北河圖括地象云三危在
鳥鼠西南與汶山相接黑水出其南鄭玄云南當岷
山則在積石西南是也案今雲南大理府雲龍州西
有三崇山一名三危瀾滄江經其麓有黑水祠或以
為即古三危也然其地太南似未為的姑存備考

案梁雍二州西邊皆以黑水為界是黑水自雍之西

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也

案雍州黑水在黃河之北梁州及導川之黑水在黃河之

南其大槩之截然者如此蔡傳以黑水自雍之西北
而直出梁之東南猶據紙上之言而臆度之也今依

地理今釋正之

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

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

西之水即為黑水而入于南海地志水經樊氏之說

雖未詳的實要是其地也程氏曰樊綽以麗水為黑

水者恐其狹小不足為界其所稱西洱河者却與漢

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

流又正趨南海

地理今釋導川黑水即今雲南之瀾滄江其源發于西蕃諾穆罕烏巴什

山分支之納阿拉克必喇南流至你那山入雲南界東岐一支為漾備江即程大昌所謂葉榆河東南流

分注大理府之西洱海經流入順寧府境其正支南
行絕雲龍江而東南至雲州屬順寧府北之分水嶺
仍與漾備江合又南流至阿瓦國入南海○案金沙
澗滄一為梁州之黑水一為導川之黑水然皆非四
大水之黑水也昔人謂蕃名山川皆以形色西南夷
地水色多黑故悉蒙黑名如達春金沙澗滄俱得稱
黑水也而真黑水之源去澗滄之西三百餘里蕃名
哈喇烏蘇色勤經蒙蕃怒桑標標界由緬甸入南海
即佛書所謂黑水出阿南達山即大崑崙山在今達
賴喇嘛界東是也禹迹之所不至蓋中國在阿南達
之東故名震旦所入大水唯黃河一支可見黑水出
阿南達之東實在中國之西南未嘗流入內地故從
古無人知

又漢滇池即葉榆之地

案漢書地理志益州郡滇池縣有滇

池澤在西北葉榆縣有葉榆澤在東滇池今雲南府
昆明縣葉榆今大理府泰和縣相去五六百里程氏

以漢滇池即葉榆之地非是蔡傳引此不加考耳

武帝初開滇舊時其地古

有黑水舊祠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
元皆謂此澤以榆葉所積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
積漬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距宕昌不
遠宕昌即三苗種裔與三苗之叙于三危者又為相
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

地理今釋案黑水之辨諸家紛如今考地圖禹貢之
黑水有三正不必強合水經注所謂黑水出張掖雜
山今甘州至于燉煌今廢沙州此雍州之黑水也漢
書地理志犍為郡縣南廣注云汾關山符黑水所出

南廣今南溪縣

北至樊道入江今叙州府唐樊綽亦

以麗江為古黑水云羅些城北有三危山羅些城在

今麗江府北境

其水從山南行上流出吐蕃界薛季

宣謂瀘水為黑水今

河引鄯道元說黑水亦曰

瀘水即若水出姚州徼外吐蕃界中山海經黑水之

間有若水是也以麗江之說為非不知

河至大

姚縣即合金沙江會流入岷江薛氏之說原與漢志

相合此梁州之黑水也宋程大昌以瀾滄江為黑水

李元陽黑水辨亦云隴蜀無入南海之水唯滇之瀾

滄足以當之而元史載勸農官張立道使交趾並黑

水以至其國吳任臣山海經注亦以瀾滄為古黑水

此導川之黑水也蓋雍州之黑水其源在黃河之北

梁州及導川之黑水其源皆在黃河之南有截然不

相紊者第以張掖燉煌尚在內地可以尋源而求而

推其委而不得遂託為越河伏流之說夫崑崙為地

軸其山根連延起頃包河南接秦隴直達長安為南

山黑水自燉煌而南縱可越大河之伏流其不能越河以南之南山也明矣若狃于雍州三危既宅之說此是言雍州分域以內今終南鳥鼠皆在河之南而三危更在鳥鼠之南書疏鄭康成引地記云三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要知禹貢導川之三危必在河之南非究三苗之三危也辨詳三危下其與雍州之黑水又何涉耶然主瀘水麗江瀾滄之說者亦皆以意度未能確指水之分合不知瀘水麗江源異而流同麗江瀾滄源近而流別分合言之梁州之黑水有兩支而與導川之黑水實出一地也而古未有及之者蓋以二水僻在蕃界隔蔽南山阻與從古未通中國即魏之法顯唐之元奘元世祖之南征邱處機之西遊皆統出崑崙以外歷西域諸國至于滇南總未嘗經其地但從入中國之支流以古今分域配之料約為某水某山而已今海內一統西南徼外咸入版圖爰遣使臣徧歷其地究源討委寫圖以誌支派經

絡瞭如指掌諸家
浮說有所折衷矣

集說

林氏之奇曰三危距南海凡數千里禹之導黑水也至三危即得黑水之故道遂從此以達南

海蓋其間數千里不加人功脩治故經載此水至于三危即曰入于南海蓋惟自其施功者言之其實三危距南海甚遠也○陳氏大猷曰萬水能載而弱水獨弱且西流萬水皆清而黑水獨黑且南流天地之間有常有變不可一律齊聖人順其性而已○羅氏泌曰禹至導黑弱而西戎即叙然後見其仁之至焉黑弱二水塞外之橫流失其故道而為邊民之患今為中國治之則決其奔突而注之塞外然導弱必至合黎而納餘波于流沙導黑必至三危而入其流于南海禹之心視西戎無以異於梁州之民此天地之大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集傳積石龍門見雍州華陰華山之北也砥柱見導

山孟地名津渡處也

林氏之奇曰河流至孟津然後其勢稍緩故可以橫舟而渡也

杜預曰在河內郡河陽縣南今孟州河陽縣也

皇興表宋

孟州河陽縣今為孟縣屬懷慶府

武王師渡孟津者即此今亦名富

平津

地理今釋孟津即今河陽渡又名富平津在河南懷慶府孟縣南十八里

洛汭洛水

交流之內

程氏大昌曰河之南洛之北其兩間為汭汭之為言在洛水之內也

在今河

南府鞏縣之東洛之入河實在東南河則自西而東

過之故曰東過洛汭大伾孔氏曰山再成曰伾張揖

以為在成臯鄭玄以為在修武武德

皇輿表修武縣今屬懷慶府武

德縣宋時省入河內縣亦屬懷慶府

臣瓚以為修武武德無此山成臯

山又不再成今通利軍黎陽縣臨河有山蓋大伾也

地理今釋大伾山亦名黎山在今直隸大名府濬縣東南二里周五里

案黎陽山在大

河垂欲趨北之地故禹記之若成臯之山既非從東

折北之地又無險礙如龍門砥柱之須疏鑿西去洛

汭既已大近東距澤水大陸又為絕遠當以黎陽者

為是澤水地志在信都縣今冀州信都縣

皇興表宋冀州信都

縣今縣省入冀

枯澤渠也

地理今釋降今本作澤水出今山西潞安府七留縣

西南八十里盤秀嶺至潞安府潞城縣入濁漳水而濁漳水由是亦名降水矣

程氏曰周時

河徙磔磔至漢又改向頓邱

皇興表頓邱縣宋省入清豐縣今屬大名府

東南流與禹河迹大相背戾地志魏郡鄴縣有故大

河在東北直達于海疑即禹之故河孟康以為王莽

河非也古澤瀆自唐貝州

皇興表貝州今廣平府

經城北入南

宮

皇興表南宮縣今屬真定府冀州

貫穿信都大抵北向而入故河

於信都之北為合北過澤水之文當以信都者為是
大陸見冀州九河見兗州逆河意以海水逆潮而得
名九河既淪于海則逆河在其下流固不復有矣河
上播而為九下同而為一其分播合同皆水勢之自
然禹特順而導之耳今案漢西域傳張騫所窮河源
云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

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

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潛行

地中南出積石又唐長慶中劉元鼎使吐蕃自隴西

成紀縣

皇興表隴西今為秦州成紀縣省入秦州屬鞏昌府

西南出塞二千餘

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磧尾曰悶磨黎山其山中高四

下所謂崑崙也

地理今釋崑崙山在今西蕃界有三山一名阿勒坦齊勤一名巴爾布哈

一名巴延哈喇總名枯爾坤譯言崑崙也在積石之西河源所出案漢書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西有弱水崑崙山祠此蔡傳所據以為崑崙在臨羌者也然漢志言西有崑崙山祠

非言山在縣界漢臨羌縣在今陝西西寧衛西崑崙山不當若是之近通典云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河之所出唐書吐蕃傳云劉元鼎使還言自湟水入河處西南行二千三百里有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蕃曰悶唐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蓋即今之枯爾坤也元史河源附錄云吐蕃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伊拉瑪博囉其山最高譯騰格哩哈達即崑崙也案此即今蕃語所稱阿穆爾瑪勒占穆蘇大雪山也在星宿海東其山綿亘三百餘里上有九峰最為高大黃河經其南又達其東北梁寅所謂河遠山之三面如玳然者但如其言則崑崙轉在河源下流似未為的

東北流與

積石河相連河源澄瑩冬春可涉下稍合流色赤益遠他水并注遂濁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其國西南二

說恐劉氏為是河自積石三千里而後至于龍門經

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略也

元史地理志河源附錄河

源古無所見禹貢導河止自積石漢使張騫持節到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蔥嶺趨于闐匯鹽澤伏

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案唐書作劉元鼎此誤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閭廛黎山然皆歷歲月

涉艱難而其所得不過如此世之論河源者又皆推本二家其說怪迂總其實皆非本真意者漢唐之時

外夷未盡臣服而道未盡通故其所往每迂迴艱阻不能直抵其處而究其極也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

迹所及皆置驛傳使騎往來如行國中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為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實既受命

是歲至河州州之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隘舉足浸高行一日至巔

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并圖其城傳
位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庫克
楚得其說撰為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巴爾濟蘇
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譯之與昂霄所
志互有詳畧今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案河源在吐
蕃托郭斯西鄙有泉百餘泓沮如散渙弗可逼視方
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郭端諾
爾大敦譯言星宿也羣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
名敖拉諾爾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驚
成川號齊必勒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伊爾齊與齊
必勒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呼蘭又水東南來名伊
拉齊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
可涉又一二日岐為八九股名伊遜鄂洛木譯言九渡
通廣五七里可度焉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草囊
騎過之聚落糾木幹象舟傳髦草以濟僅容兩人自
是兩山峽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亘測托郭

斯東北有大雪山名伊拉瑪博囉其山最高譯言騰
格哩哈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
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
十日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庫濟及克
特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喇伯勒齊爾四達之衝
也多寇盜有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崑崙以
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髦
斗野馬狼狽獐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
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
納琳哈喇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水南來名奇爾穆
蘇二水合流入河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一向
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博勒濟爾始有州治
官府州隸吐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日至
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
羅坑東北行一日北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至蘭州
過北卜渡至鳴沙河過應吉理州正東行至寧夏府

南東行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溪
澗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
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奇爾穆蘇及貴德博
勒濟爾也地理今釋案地圖河出今西蕃已延哈喇山
東名阿勒坦河東北流三百餘里合鄂瑞搭拉諸泉
源大小千百泓錯列如星元史所謂鄂端諾爾即星
宿海也滙為哲哩木鄂洛木二海子各周三百餘里西
相距五十餘里元史所謂滙二巨澤名最拉諾爾也
折而北經蒙古托羅海山之南轉東南流千餘里南
北受數十小水經烏蘭莽蘿山下有多木達都袞多
倫河道喇昆都楞河自東南來入之元史所謂納琳
哈刺奇爾穆蘇二水也自此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
前後小水奔注不可勝計統阿穆爾瑪勒占穆蘇山
之東即元史所謂崑崙山也流百五十餘里有沁布
河庫庫烏蘇河自西來入之又迤邐東北流三百餘
里會恰克圖袞諤哲依諸水歷歸德堡元史作青德

州經積石山至陝西臨洮府河州入中國界過蘭州
又折而東北經寧夏衛流出塞外河以內為河套地
又東南至延安府府谷縣入塞河以東為山西界南
流至潼關衛又折而東由河南山東界至江南淮安
府安東縣入海龍門而下因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

至華陰記其自南而東則曰東至底柱

程氏大昌曰河至華陰則

已改為東流今曰東至底柱者自改東已後惟底柱為可記也

又詳記其東向所經

之地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又記其自東而北則
曰北過洛水又詳記其北向所經之地則曰大陸曰
九河又記其入海之處則曰逆河

鄭氏曉曰河下趨而海上逆也

自

洛汭而上河行於山其地皆可考自大伾而下垠岸
高於平地故決齧流移水陸變遷而洛水大陸九河
逆河皆難指實然上求大伾下得碣石因其方向辨
其故迹則尤可考也其詳悉見上文○又案李復云

同州韓城

皇興表同州韓城縣今屬西安府

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

餘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
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
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東於山峽間千數百

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雷今案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其所以鑿誦說相傳但謂因舊修闢去其齟齬以決水勢而已今詳此說則謂受降以東至于龍門皆是禹新開鑿若果如此則禹未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却在何處而李氏之學極博不知此說又何所考也

集說

程氏大昌曰黃河自鹽澤西來豎達潼關其面勢所向凡四大折其初一折由積石而還湟中

則鄯蘭也是一折也及至靈州西南遂轉北而行凡千餘里北河西岸即為涼肅甘沙四郡是又一折也

迨其北流千里而遙至九原豐州則又轉而東流故
豐州北面正柱大河是又一折也豐州之東為榆林
北境固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勝州
北東兩面皆抵大河自此而往直至潼關皆是河南
矣此又一大折也○自洛汭以上山水名稱迹道古今
如一自大伾以下不特水道難考雖名山舊嘗瀕河
者亦便不可究非山有徙移也河既變遷年世又遠
人知新河之為河不知舊山之不附新河也○朱子
曰禹當時治水也只理會河患積石龍門所謂作十
三載乃同者正在此處向未經鑿治時龍門正道不
甚泄故一派西滾入關陝一派東滾往河東故此為
患最甚禹自積石至龍門著工夫最多又其上散徙
西域去亦不甚為患○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河
從積石北行又東乃折而南計應三千里然後至龍
門而為西河龍門地勢險河率破山以行禹功於此
最難自龍門南流至華陰而極始折而東至于底柱

又東至孟津東過洛汭而為南河至大伾而極始折而北流為東河至兗州而分為九復合為一而入海之水流於是終矣河為四瀆宗其發源西北故叙中國之水以河為先逆河是開渠通海以泄河之溢秋冬則涵春夏則泄○方氏曰建紹後黃河決入鉅野溢于泗以入于淮者謂之南清河由汶合濟至滄州以入海者謂之北清河是時淮僅受河之半金之亡也河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過河以入淮一淮水獨受大黃河之全以輸之海濟水之絕于王莽時者今其源出河北溫縣猶經枯黃河中以入汶而後趨海清濟貫濁河遂成虛論矣

潘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集傳漾水名水經曰漾水出隴西郡氐道縣嶓冢山

東至武都常璩曰漢水有兩源此東源也即禹貢所

謂嶓冢導漾者其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泉始源曰

沔逕葭萌入漢

崇水經注云西原出隴西嶓冢山會泉逕葭萌入漢始源曰沔蔡傳改云

會泉始源曰沔辭義不明且泉字當是白水二字之誤即白水江也

東源在今西縣之

西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也酈道元謂東西兩川俱

出嶓冢而同為漢水者是也

地理今釋漾水出今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北嶓

冢山東至漢中府南鄭縣南為漢水亦名東漢水東流至白河縣入湖廣界又東流經鄖縣至均州又東

南流歷光化穀城二縣至襄陽縣東津灣折而南流
經鍾祥縣至潛江縣入漢口復東流經漢川縣至漢
陽縣漢口合岷江水源發于蟠冢為漾至武都為漢又東流

為滄浪之水酈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

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

地理今釋滄浪水在今湖廣襄陽府均州

北四十里蓋水之經歷隨地得名謂之為者明非他水也

三澁水名今郢州長壽縣

皇興表宋郢州長壽縣今為安陸府鍾祥縣

磨

石山發源東南流者名澁水至復州景陵縣

皇興表宋復州

景陵縣今為沔陽州
景陵縣屬安陸府

界來又名汭水疑即三澁之一然

據左傳漳澨遂澨則為水際未可曉也

地理今釋三澨案說文云

澨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王逸注西澨杜預注漳澨或云水涯或云水邊蔡傳以三澨為水名恐非禹貢雖指云三澨當在洧水入漢處一在襄城北即大堤一在樊城南一在三洲口東皆襄陽縣地在古即縣之北也大別見導山入江在今漢陽軍漢陽縣匯迴也

彭蠡見揚州北江未詳入海在今通州靜海縣

皇輿表宋

靜海縣今省入通州屬揚州府

○今案彭蠡古今記載皆謂今之番

陽然其澤在江之南去漢水入江之處已七百餘里所蓄之水則合饒信徽撫吉贛南安建昌臨江袁筠

隆興南康數州之流非自漢入而為滙者又其入江之處西則廬阜東則湖口皆石山峙立水道狹甚不應漢水入江之後七百餘里乃橫截而南入于番陽又橫截而北流為北江且番陽合數州之流豬而為澤泛溢壅遏初無仰於江漢之滙而後成也不惟無所仰於江漢而衆流之積日遏月高勢亦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今湖口橫渡之處其北則江漢之濁流其南則番陽之清漲不見所謂漢水滙澤而為彭蠡

者番陽之水既出湖口則依南岸與大江相持以東
又不見所謂橫截而為北江者又以經文考之則今
之彭蠡既在大江之南於經則宜曰南匯彭蠡不應
曰東匯於導江則宜曰南會於匯不應曰北會于匯
匯既在南於經則宜曰北為北江不應曰東為北江
以今地望參校絕為反戾今廬江之北有所謂巢湖
者湖大而源淺每歲四五月間蜀嶺雪消大江泛溢
之時水淤入湖至七八月大江水落湖水方洩隨江

以東為合東滙北滙之文然番陽之湖方五六百里

不應舍此而錄彼記其小而遺其大也

案東滙北滙傳欲以巢湖

當之而自謂不應記其小而遺其大則巢湖不可代彭蠡也明矣

蓋嘗以事理情勢

考之洪水之患惟河為甚意當時龍門九河等處事

急民困勢重役煩禹親蒞而身督之若江淮則地偏

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或分遣官屬往視亦可況

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所居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

方負其險阻頑不即工則官屬之往者亦未必遽敢

深入是以但知彭蠡之為澤而不知其非漢水所匯
但意如巢湖江水之淤而不知彭蠡之源為甚衆也
以此致誤謂之為匯謂之北江無足怪者然則番陽
之為彭蠡信矣

集說金氏履祥曰東匯澤為彭蠡朱子以為多句東
時與今不同方江漢未奠令江西諸水壅遏不通匯
而為湖雖非江漢所匯而勢實匯之中江北江想當
時方言如此以識江漢合流之別彭蠡源淺而與江
漢並列為北中南此恐亦當時東南之方言爾○鄭
氏曉曰禹治江漢之水皆始於梁中於荆而終於揚
也蓋江漢發源於梁合流於荆而入海於揚漢在

梁州滄浪至于入江在荊州彭蠡至入海在揚州三
澨而上漾漢異名而同源大別而下江漢異源而同
流○王氏樵曰江漾二水勢鉤力敵能自達于
海者也故禹貢雖紀其合流仍各見其首尾

附錄 朱子曰彭蠡之為澤也實在大江之南瀰漫數
十百里方數千里之水皆會而歸焉北過南康
揚瀾左里則兩岸漸迫山麓而湖面稍狹遂東北流
以趨湖口而入於江矣然以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
入于江也反為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卻而自潴以
為是瀰漫數十百里之大澤則是彭蠡之所以為彭
蠡者初非有所仰於江漢之匯而後成也又況漢水
自漢陽軍大別山下南流入江則其水與江混而為
一至此已七百餘里矣今謂其至此而後一先一後
以入于彭蠡既匯之後又復循次而出以為二江則
其入也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漢水而先行何以識其
為昔日之江水而後會其出也何以識其為昔日之

漢水而今分以之北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江水而今分以居中邪且以方言之則宜曰南會而不應曰北會以實計之則湖口之東今但見其為一江而不見其分流也湖口橫渡之處予嘗過之但見舟北為大江之濁流舟南為彭蠡之清漲而已蓋彭蠡之水雖限於江而不得洩然其既平則亦因其可行之隙而又未嘗不相持以東也惡睹所謂中江北江之別乎甫田鄭樵漁仲獨謂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十三字為衍文得之案朱子彭蠡辨獨取鄭樵之說謂經文東匯以下十三字為衍文蔡傳因之後來諸儒或信經文或從朱蔡今亦並存不廢但經文畢竟為主且古今水道遷移安能歷久悉合故以順經文者為正說而朱子之論辨則為附錄後節辨東匯北會于滙東為中江之誤與此一例庶不失先經後傳之義耳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
迎北會于滙東為中江入于海

集傳沱江之別流於梁者也澧水名水經出武陵充

縣西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江

地理今釋澧水出今湖廣永定衛西歷山

至岳州府安鄉縣南會赤沙河入洞庭湖

鄭氏云經言過言會者水也言

至者或山或澤也澧宜山澤之名

傳氏寅曰今長沙郡有澧陵縣其以

陵名為縣乎

案下文九江澧水既與其一則非水明矣九

江見荊州東陵巴陵也

鄭氏道元曰江夏有西陵縣故是言東矣○羅氏泌曰巴

陵與夷陵相對出為東西以夷
陵曰西陵則已陵為東陵信矣
今岳州巴陵縣也

地理

今釋東陵即巴邱山一名天岳山臨
大江今湖廣岳州府城是其遺址
地志在廬江西

北者非是會匯中江見上章

地理今釋江水出今四
川松潘衛北西蕃界源

有三支正支自浪架嶺岷山之隨地異名者南流東

支自弓楨口至漳臘營合正支西支自殺虎塘至黃

勝關合正支南經茂州威州汶川縣以至灌縣雜堆

岐為數十股滂沱南下左抱成都府西環崇慶州衆

流以次會于新津縣南又南行逕眉州嘉定州至叙

州府東南合金沙江折而東北流至重慶州嘉陵江

發源陝西鳳翔府寶雞縣之大散嶺至鞏昌府徽州

合西漢水入四川界涪江發源松潘衛東雪欄山東

南流至合州與嘉陵江會自北來合流入之又東北

經夔州府巫山縣入湖廣界東流至彝陵州東南流

至枝江縣又東流至荊州府折而南流至石首縣又東流至監利縣又南流至岳州府折而東北流至武昌府與漢江合又東流至黃州府又東南流入江西界至湖口縣與南江合即贛江又東北流入江南界經江寧府至揚州府通州入海

集說

林氏之奇曰江漢二水皆自西來至其合處則其勢迤靡而相屬故漢水自發源蟠冢皆東流

至其將與江合也則稍折而南江水自發源岷山皆東流至其將與漢合也則稍折而北蓋江在漢南漢在江北漢稍南江稍北則其勢相屬故會於彭蠡而復東也滙者彭蠡之澤也不言會於彭蠡者蓋蒙上東滙澤為彭蠡之文且見其與漢水共注此澤也○傅氏寅曰江至東陵始與漢合而經於東陵之下記其東行斜迤而北者著其與漢既合之形勢也繼曰會于滙者著其同為彭蠡澤也○邵氏寶曰江漢水

張彭蠡鬱不流逆為巨浸無仰其入而有賴其遏彼
不遏則此不積所謂滙也者如此故曰北會于滙滙
言其外也蠡言其內也于滙不于彭蠡勢則然也蓋
實志也江水濬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自北入其次
則彭蠡自南北入三水並持而東則江為中江漢為
北江彭蠡所入為南江可知已非判然異派之謂也
且江漢之合茫然一水惟見其為江也不見其為漢
也故曰中江曰北江然其勢則相敵也故曰江漢朝
宗

附錄

朱子曰頃在南康考其山川形勢疑晁氏九江
東陵之說以為洞庭已陵者為可信蓋江流自

澧而東即至洞庭而已陵又在洞庭之東也若謂九
江即今江州其下少東便合彭蠡之口不應言至東
陵然後東迤北會于滙也○禹貢之文古今讀者不
過隨文解義以就章句如說九江則曰江過尋陽派

別為九或曰有小江九北來注之如是姑為誦說則可矣若以山川形勢之實考之吾恐其說有所不通也若曰派別為九則江流上下洲渚不一今所計以為九者若必首尾短長均布若一則橫斷一節縱別為九一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之間沙水相間乃為十有七道於地將無所容若曰參差取之不必齊一則又不知斷自何許而數其九也況洲渚出沒其勢不常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後乃復生一洲是豈可以為地理之定名乎若曰旁計橫入小江之數則自岷山以東至入海處不知其當為幾千百江矣且經文言九江孔殷正以見其吐吞壯盛浩無津涯之勢決非尋常分派小江之可當又繼此而後及夫沱潛雲夢則又見其決非今日江州甚遠之下流此又可以証前二說者為不可通也唯國初胡秘監旦近世晁詹事說之皆以九江為洞庭則其援証皆極精博而經之凡例亦自可考今以洞庭為九江更以經之凡

例通之則過九江至于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是
水之流橫截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也是漢水過三
澨之例也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者言導岷陽之山而
導山之人至于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
以至乎敷淺原也是導岷岐荆山而逾于河以盡常
碣之例也以是觀之則經之文義不亦既明矣乎若
更以他書考之則廬江出陵陽東南而西流北折以
為鄱餘二水遂以會于彭蠡而入于江及其入江則
廬山屹立乎其西南而江之北岸即為郡之南境疑
江與山蓋相因以得名而郡境雖在江北亦以其南
直此山此江而得名也然則彭蠡安得為無源而必
待漢滙江會而成哉漢志豫章為郡潁縣十八其彭
蠡縣下注云禹貢彭蠡澤在西其餘則言水入湖漢
者八入大江者一而湖漢一水則又自雩都東至彭
澤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也案今地勢彭蠡既與江
通而豫章諸水不由彭蠡別無入江之路則湖漢者

即是彭蠡而其所受衆水之源又不止於廬江而已也漢志不知湖漢之即為彭蠡而兩言之又不知入大江者亦必豬於彭蠡而別為一例又不知湖漢之為湖止以其澤名之而復兼以漢稱則又承禹貢之誤而弗深考也至於雩都之水則又但見其為一郡衆流之最遠者而遂推為湖漢之源以主其名則又不知湖漢之名初非一水必自隆興以北衆水皆會豬為大澤然後可以名之非雩都一水所得而專也又有欲以揚州之三江即為荊州之中江北江而猶病其闕一乃顧彭蠡之餘波遶未有號則姑使之借冒南江之名以足之且又自謂聖經書法之妙非他人之所及是亦極巧而新矣然自湖口而下江本無二安得有三且於下文之震澤又懸隔遼遠而不相屬也則又安能曲說而強附之哉問諸吳人震澤下流實有三江以入于海彼既以目驗之恐其說之必可信而於今尚可考也

導沅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集傳沅水濟水也發源為沅既東為濟

地理今釋沅水即濟水之

上流蔡傳所謂發源為沅既東為濟是也

地志云濟水出河東郡垣縣王

屋山東南今絳州垣曲縣山也始發源王屋山頂崖

下曰沅水既見而伏東出于今孟州濟源縣

皇輿表孟州今

孟縣與濟源縣俱屬懷慶府

二源東源周廻七百步其深不測西

源周廻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溫縣

皇輿表溫

縣今屬懷慶府

是為濟水歷虢公臺西南入于河

地理今釋濟水出今

河南懷慶府濟源縣王屋山既見而伏至濟源縣西北五里重源顯發有東西二池合流至溫縣東南入

河溢滿也復出河之南溢而為滎滎即滎波之滎見

豫州又東出于陶丘北陶丘地名

地理今釋陶丘在今山東兗州府定

陶縣西

再成曰陶

孔氏穎達曰釋邱再成為陶丘李

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

在今廣濟軍西

皇興表廣濟軍今定陶縣屬兗州府

又東

至于荷荷即荷澤亦見豫州謂之至者濟陰縣自有

荷派濟流至其地爾汶北汶也見青州又東北至于

東平府壽張縣

皇興表壽張縣
今屬兗州府

安民亭合汶水至今

青州博興縣入海唐李賢謂濟自鄭以東貫滑曹鄆
濟齊青以入于海本朝樂史謂今東平濟南淄川北
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酈道元謂濟水當王
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脈
水不與昔同然則滎澤濟河雖枯而濟水未嘗絕流
也程氏曰滎水之為濟本無他義濟之入河適會河
滿溢出南岸溢出者非濟水因濟而溢故禹還以元

名命之案程氏言溢之一字固為有理然出於河南者既非濟水則禹不應以河枝流而冒稱為濟蓋溢者指滎而言非指河也且河濁而滎清則滎之水非河之溢明矣況經所書單立導沅條例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脈絡可考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南豐曾氏齊州二堂記云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

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
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
里而有泉涌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
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
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其注
而北則謂之灤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濟

陳氏師凱曰
曾集濟作齊

者皆於是乎達也齊多甘泉其顯名者

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灤水之旁出者也

然則水之伏流地中固多有之奚獨於滎澤疑哉吳興沈氏亦言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所經取其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疏痰蓋其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也濟水伏流絕河乃其物性之常事理之著者程氏非之顧弗深考耳

集說

陳氏櫟曰虛谷方氏嘗親過枯黃河見濟水出河北溫縣者今經枯黃河以入汶而後過海而

謂清濟貫濁河遂成虛論以此觀之則濟水性下固能伏流而出為滎程泰之謂溢為滎非濟溢辨之者

以河濁滎清證其非當矣今大河徙而南流古大河
遂為枯漂濟之貫河其迹昭然秦之非不辨而明
也○鄭氏曉曰今案濟水發源於冀經流於豫分流
於徐入海于青凡三伏而四見一見於王屋而遂伏
再見而為濟再伏而入河三見而為滎三伏
而穴地四見而出陶丘之北自此不復伏矣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集傳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

孔氏穎達曰胎簪蓋

桐柏之傍小山○河南通志胎簪在桐柏縣西三十里又名大復山

禹只自桐柏導之

耳桐柏見導山泗沂見徐州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此

言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入海在今淮浦

申氏時行曰淮出于

豫經于徐而入海于揚地理今釋淮水發源河南南陽府桐柏縣桐柏山山下有淮井泉源所出水經云出胎替山者即桐柏之支峰也東流至光州東北會汝水出河南汝寧府遂平縣西六十里洪山又東由固始縣入江南鳳陽府潁州界又東流至潁上縣東南淝水入之又東北至懷遠縣合過河又東徑長淮衛至五河縣合澮河又東徑泗州城南盱眙城北漫衍入洪澤湖東北出淮安府清河縣之清口與黃河會東則刷黃河以入海南則入運河以濟漕歷揚州府寶應縣高郵州抵江都縣入揚子江○案禹時江淮本不相通自春秋時吳伐齊於廣陵城今揚州府東南築邳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邳江東北通射陽湖屬淮安府山陽縣而北至末口入淮此溝通江淮之故道也至晉永和中江都水斷乃於歐陽埭在江都縣西南引江至廣陵城而北出白馬湖合中瀆入淮謂之山陽瀆隋時又開廣之以通戰艦明初陳瑄循

故潰開新運河以通
漕此即今之運道也

集說

吳氏澄曰沂至下邳先入泗泗至淮陵乃入淮而曰東會于泗沂二水均敵不以沂既入泗而

沒其名如朝宗並稱江漢之例○鄭氏曉曰淮水雖出于胎替然自桐柏以上其水尚微而無泛溢之患故禹但自桐柏導之泗沂者淮水之所敵也淮則東會之海者百川之所歸也淮則東入之而淮無不治矣桐柏去胎替不遠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集傳同穴山名地志云鳥鼠山者同穴之枝山也餘

並見雍州孔氏曰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而處其說怪誕不經不足信也酈道元云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耳

集說蘇氏軾曰此言渭水自西而東之次雍州散言境內諸水非西東之次也○陳氏櫟曰澧涇漆沮皆入渭渭入河東會于澧即澧水攸同也東會于涇即涇屬渭汭也東過漆沮即漆沮既從也澧涇大與渭並故曰會既得澧涇渭愈大漆沮皆小故曰過前分言於雍而自源徂流言於此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集傳熊耳盧氏

皇興表盧氏縣今屬河南府

之熊耳也

河南通志熊耳有三

一在盧氏縣西南五十里兩峰相並如熊耳禹貢導洛自熊耳即此

餘並見豫州洛水

出冢嶺山禹只自熊耳導之耳○案經言嶓冢導漾

岷山導江者漾之源出於嶓江之源出於岷故先言

山而後言水也言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

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於其山特自其山以導

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

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沅水不言山

者沅水伏流其出非一故不誌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略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於河故於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

集說

王氏炎曰凡導川皆決而委之於海天下之水在北莫大於河在南莫大於江漢故先言導河

而漢次之江又次之淮濟亦四瀆先言濟而淮次之皆自北而南也四瀆之西有渭東有洛亦大川故以

是終焉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

海會同

集傳隕隈也李氏曰涯內近水為隕陂障也

孔氏穎達曰詩

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

會同與澼沮會同同義四海之隕水

涯之地已可奠居九州之山槎木通道已可祭告

王氏

樵曰刊旅舉始末以包中間刊者治水之始旅者功成祭告

九州之川濬滌泉源

而無壅遏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

林氏之奇曰九山九

川九澤皆是泛指九州之山川澤而言之也

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

所歸此蓋總結上文言九州四海水土無不平治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九州所同與下為目其言九山九川九澤是同之事矣○林氏之奇曰禹貢所載

冀州以下列叙九州之疆界治水之曲折與夫田賦貢篚所入之多寡所輸之遠邇其所以辨之者纖悉

盡矣自九州攸同以下又所以同之也蓋有以辨之則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五味異和器械異

制衣服異宜各得其所而不相雜亂故有以同之則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各要其所歸而不見其為異

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大要也○呂氏祖謙曰凡治水不出兩端川流畎澮轉相入以達于海所以使之有

所歸也或遠而不達則捐數百里之地以為澤所以使之有所容也○鄭氏曉曰此總結上文成功也九

州之土或地或山高卑不一而皆平治矣九州之水或川或澤流止不一而皆平治矣四隩不特究之降

丘宅土雍之三危既宅而已九山不特梁之蔡蒙旅平雍之荆岐既旅而已九川不特青之濰淄其道徐

之淮沂其乂而已九澤不特徐之大野既豬究之雷
夏既澤而已四海會同不特江漢會同歸于海涇渭
會同歸于河而已四隩既定
以下即九州攸同之實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集傳孔大也水火金木土穀皆大修治也

孔氏穎達曰民不失

業各得殖其資產故六府修治也○林氏之奇曰即大禹謨所謂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是也

土者

財之自生謂之庶土則非特穀土也

孔氏安國曰謂壤墳壚○金氏

履祥曰謂凡山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土

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名物

交相正焉

葉氏夢得曰謂以九土相參而辨其等

以任土事底致也因

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

孔氏穎達曰言取民有節什一

而稅不過度也

如周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

物以任土事之類咸皆也則品節之也九州穀土又

皆品節之以上中下三等

夏氏允彝曰三壤之中又各有三品復有上下錯而

絕之為三壤禹之法亦密矣

如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名物以

致稼穡之類中邦中國也蓋土賦或及於四夷而田賦則止於中國而已故曰成賦中邦

集說

張氏九成曰非特水得其性而火金木土穀亦各得其性而為天下用矣蓋水於天地間為物

最大水得其性則五行皆得其性矣此鯀湮洪水乃謂之汨陳其五行而九疇之次五行所以一曰水居其先者豈無謂乎○葉氏夢得曰六府無廢財貢賦之法於是而立○陳氏祥道曰冀州白而壤雍州黃而壤豫州厥土惟壤則壤色非一而已壤與墳埴塗泥雖殊而墳埴塗泥亦壤中之小別耳此禹貢總言三壤而周官總言十二壤也○呂氏祖謙曰九州之土彼此相視高下各得其正底慎見聖人當庶土交正之時欲制其賦先懷敬慎之心制其法歸于中以為萬世之傳惟先有敬心則能則上中下三等之壤以成賦於中邦此四句載禹制賦之辭本末皆脩底慎者其心也則壤者其迹也

錫土姓

集傳錫土姓者言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左

傳所謂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孔氏安國曰謂有德人生此地以此地

名賜之姓以顯之

胙之土而命之氏者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錫土姓者於是始可以疆天下封建諸侯而成五服也隱八年左傳胙之土即所

謂錫土是也命之氏即所謂錫姓是也如契封於商賜姓子氏稷封於郤賜姓姬氏其他諸侯皆然陳博士曰當洪水未平之初有國者亦皆有土有宗者亦皆有姓至是則錫之徧矣是也○呂氏祖謙曰三代之時曰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也百世而不變曰氏者則其子孫之所自分也數世而一變○鄭氏曉曰水土平貢賦定豈可不任人以治之由是分茅胙土或授之采地或授之封地別族命氏或因功而受姓或因德而受姓或因地而受姓或因生而受姓此是建官分治乃州十有二師咸建五長之事不重賞

功然所封亦是有功之臣或同姓之臣也○王氏樵曰當時堯舜在上封建雖非禹所得專而實一出禹所經畫所謂弼成五服也朱子謂因生以賜姓如舜居媯汭及武王即位封舜之後於陳賜姓為媯諸侯以字為諡諡當作氏孫以王父之宗為氏如魯有子展其後為展氏展喜展禽是也此姓與氏之分也後世以氏為姓而姓氏遂無辨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集傳台我距違也禹平水土定土賦建諸侯治已定

功已成矣當此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

能違越我之所行也

王氏炎曰曰台曰朕皆禹自言指台朕為堯舜非經意也

集說

張氏九成曰此深明禹以勤德率諸侯而諸侯各迪有功之意也○呂氏祖謙曰禹之治水歷

年之久涉地之廣勞役亦多矣而天下翕然從禹之行而無距者禹有德以先之也禹貢所紀若皆禹之力禹豈外是以求德哉衆人爲之則力也禹爲之則德也禹之盡其力者其心何如也史官恐後人見禹以肸肸而斷以盡力之說故以德先終之此作史之妙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集傳甸服畿內之地也

孔氏安國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

甸田服

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

王氏安石曰甸者井牧其地之謂

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禾本全曰總

孔氏穎達曰入之供飼國馬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也刈禾曰銍孔氏穎達

曰說文云銍獲禾短鐮也詩云奄觀銍刈半橐也半橐去皮曰秸孔氏穎達曰郊

特牲云莞簟之安而橐秸之設謂之服者三百里亦橐也去穗送橐易於送穗也

內去王城為近非惟納總銍秸而又使之服輸將之

事也獨於桔言之者總前二者而言也粟穀也內百

里為最近孔氏穎達曰就其甸服內又細分之從內而出此為其首故并禾本總

賦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橐納也外百里又次之

去橐籥皮納也外百里為遠去其穗而納穀外百里為尤遠去其穀而納米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為納賦之輕重精麤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為五等者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更叙弼成五服之事甸服每於百里即為一節侯服二百里內各為一節三百里

外共為一節綏要荒三服每服分而為二內三百里為一節外二百里為一節以遠近有較故其任不等○其於稅也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粗遠輕而內重耳○曾氏旼曰桓十四年穀梁傳曰甸粟而納之王宮米而藏之御廩而九數有粟米之法為粟二十斛為米十斛粟米之辨也周官倉人掌粟入之藏春人掌供米物於此可見○朱子曰里者乃道途遠近之數非方井之里也甸治田也畿內天子之田其民主

為天子治田事故謂之甸服○近粗而遠精近者易致遠者難致故也畿內專言田賦者畿內不封諸侯故田賦入天子然五服各不同亦舉凡例互相見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集傳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

采者卿大夫邑地男邦男爵小國也諸侯諸侯之爵

大國次國也蘇氏軾曰自三百里而往皆諸侯也先小國而後大國者

大可以禦外侮小得以安內附也金氏履祥曰內小國則弱有所依外

大國則內無所逼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為三等也

集說

張子曰采地所得亦什一之法其餘歸諸天子所謂貢也諸侯卿大夫采地必有貢貢者必於

時享天子皆廟受之此所謂幣餘之賦也○卿大夫采地圭田皆以為永業所謂世祿之家○林氏之奇

曰建侯服以封親賢使各守其人民社稷以為天子之藩衛也○輸賦稅則遠者輕而近者重建侯邦則遠者大而近者小遠近大小輕重莫不有法於其間而疆理天下之制盡於此矣○張氏九成曰周官六鄉之外為六遂六遂之外有家邑為大夫之采地小都為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與此王畿五百里外始有采服同意○朱子曰第二之百里為男爵之國三百里謂自三至五為百里者三

隨文
生例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集傳綏安也謂之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侯

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

孔氏安國曰侯服外之五百里安服王者之政教

揆度也綏服內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於內

外之間故以內三百里揆文教

孔氏穎達曰諸侯揆度王者收教而行之

即是安服王者之義外二百里奮武衛

孔氏穎達曰由其心安王者化奮武以衛天子

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者如此

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周語云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彼賓服當

此綏服韋昭云以文武教衛為安王賓之因以名服然則綏者據諸侯安王為名賓者據王敬諸侯為名彼云先王之制則此服舊有二名○陳氏大猷曰內三百里非全無武衛以文教為主外二百里非全無文教以武衛為主文教以善其生武衛以護其生民斯安矣武以衛言保護而已治世武事易弛故奮以修之○鄭氏曉曰漸遠王畿其制皆撫安之事三百里揆文教立學校明禮義使教化誕敷於內固所以安之也二百里奮武衛修車馬備器械使威武揚於外亦所以安之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集傳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略於中國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綏服外四

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左傳云蔡蔡叔是也流放
罪人於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要服已皆蠻夷然猶近中國故為之要約而已不一一治之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集傳荒服去王畿益遠而經略之者視要服為尤略

也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

王氏安石曰荒不治也言不可要而治也

要服

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流放罪人之地

金氏履祥曰如流共

工于幽州是也

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故地有

遠近之別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今案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故益稷篇言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然堯都冀州冀之北境并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棄於要荒以地勢考之殊未可曉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之間舊為蠻夷淵藪而今富庶繁衍遂為上國土

地興廢不可以一時槩也周制九畿曰侯甸男采衛
蠻夷鎮藩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併之
則一方五千里四方相距為萬里蓋倍禹服之數也
漢地志亦言東西九千里南北一萬三千里先儒皆
疑禹服之狹而周漢地廣或以周服里數皆以方言
或以古今尺有長短或以禹直方計而後世以人迹
屈曲取之要之皆非的論蓋禹聲教所及則地盡四
海而其疆理則止以五服為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為

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是已若周漢則盡其地之所至而疆畫之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要服之三百里夷其外二百里是亦夷也而謂之蔡荒服之三百里蠻其外之二

百里是亦蠻也而謂之流蓋其外之二百里其地為最遠中國之人有惡積罪大而先王不忍殺之者則投之於最遠其為蠻夷之地則蒙上之文而可見也五服之名與其每服之內遠近詳略皆是當時疆理天下之實迹也故於侯服則言其建國小大之制至於要荒則言其蠻夷遠近之辨與夫流放輕重之差皆所以紀其實也○金氏履祥曰五服亦大約限制以為朝貢之節詳略之宜耳每服之中又自分為二三節此周制九服之所由起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集傳漸漬被覆暨及也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也聲謂風聲教謂教化林氏曰振舉於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範於此而遠者效焉故謂之教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錫與師錫之錫同

林氏之奇曰古者下錫上亦可謂之錫也

水土既平禹以

玄圭為贄而告成功于舜也水色黑故圭以玄云

集說

林氏之奇曰此言九州疆界之所抵以見其聲教之所暨也考之上文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

惟徐州言青徐之境東海也故曰東漸于海雍州之弱水既西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是雍州之界抵於流沙揚州曰淮海惟揚州則是揚州之界抵於南海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河之入海在碣石之右則冀州之界抵於北海故曰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朔南不言其所至者連下文而互見也聲教者言文德之所及也然下文既曰訖于四海則是四方皆至於海矣而西獨言被于流沙者蓋水之西流至此而極不見其所歸未可以正名其為海也故王制曰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亦惟以東海對流沙也○傳氏寅曰水患平而錫土姓君之報功也聲教訖四海而錫土圭臣之歸美以報上也歸美必以玄圭者言吾君之德與天為一而寓誠於圭以表見之也君無是德而臣欲成是功其可乎此禹告成功之深意

也○呂氏祖謙曰漸被暨亦不須於一字上為之輕重但水患治平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總論

陳氏大猷曰聖人政事所治詳內略外不求盡於四海而道德所化則無內外之限而必極於

四海自禹敷土而下繫舉治水規模言之自冀州而下以帝都為主自東而西區別九州之疆域言之自導岍而下則自西而東貫串九州之山水言之自九州攸同而下則總合九州成績言之自五百里甸服而下則以成五服自內及外言之自東漸而下則遠舉四極言之以至於告成功終焉經緯錯綜法度森嚴非聖經不及此○陳氏櫟曰禹貢一書雖紀平水土制貢賦之事而躬行教化之精微寓焉曰祗台德先不距朕行躬行心得以為教化之本者也曰文教聲教教化之流行而躬行之效驗也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五

謹按第十頁前二行。索歡鄂摩舊作索科鄂模今

改 十一頁後七行諾穆罕烏巴什舊作諾莫

渾五巴什 後八行納阿拉克必喇舊作阿克

必拉又尼瑪舊作你那 十二頁前三行達春

舊作打冲今改 前四行哈喇烏蘇色勤舊作

哈拉烏蘇色禽 前五行阿南達舊作阿耨達

今改後仿此 十六頁後六行阿勒坦齊勤舊

作阿克坦齊禽 後七行巴延哈喇舊作巴顏

喀拉 十七頁前四行伊拉瑪博囉舊作亦耳

麻不莫刺又騰格哩哈達舊作騰乞里塔今改

後仿此 前五行阿穆爾瑪勒占穆蘇舊作阿

木你馬勒產母孫 十八頁前一行庫克楚舊

作闊闊出 前二行巴爾濟蘇舊作八里吉思

前三行托郭斯舊作朶甘思今改後仿此

前四行鄂端諾爾舊作火敦腦兒 前五行敖

拉諾爾舊作阿刺腦兒又齊必勒舊作赤賓又

伊爾齊舊作亦里赤 前六行呼蘭舊作忽蘭

又伊拉齊舊作也里木 前七行伊遜鄂洛木

舊作也孫幹論 後一行伊拉瑪博囉舊作亦

耳麻不莫刺 後二行庫濟舊作濶即又克特

舊作濶提 後三行哈喇伯勒齊爾舊作哈喇

別里赤兒 後五行納琳哈喇舊作納鄰哈喇

又奇爾穆蘇舊作乞兒馬出今改後仿此 後

六行博勒齊爾舊作必赤里今改後仿此 十

九頁前二行巴延哈喇舊作巴顏喀喇 前三

行阿勒坦舊作阿爾坦又鄂端舊作鄂敦又塔

拉舊作搭拉又鄂端諾爾舊作火敦腦兒 前

四行哲哩木舊作查靈又鄂洛木舊作鄂靈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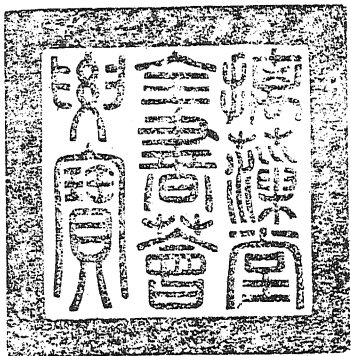
敖拉諾爾舊作阿刺腦兒 前五行烏蘭莽蘇

舊作烏藍莽乃又多木達都袞多倫舊作多母

打禿昆多倫 前六行道喇昆都楞舊作多拉

昆多倫又納琳哈喇舊作納鄰哈喇又奇爾穆

蘇舊作乞兒馬赤 前七行阿穆爾瑪勒占穆
蘇舊作阿木你馬勒產母孫又沁布舊作齊普
前八行庫庫烏蘇舊作呼呼烏蘇又恰克圖
舊作哈克圖又袞訥勒哲依舊作袞俄羅濟



覆校官檢討臣陳夢元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張虎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六

詳校宮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百八十一

經部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六

甘誓

集傳甘地名有扈氏國之南郊也在扶風鄠縣

黃氏度曰鄠縣有甘水甘亭地理今釋甘今陝西西安府鄠縣本夏扈國秦改扈為鄠有甘亭

元和志云甘亭在縣西南五里夏啓伐有扈誓師于甘之野即此處也

誓與禹征

苗之誓同義

孔氏穎達曰曲禮云約信曰誓

言其討叛伐罪之

意嚴其坐作進退之節

陳氏師凱曰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以教坐



作進退疾徐
疏數之節

所以一衆志而起其怠也誓師于

甘故以甘誓名篇書有六體誓其一也今文古

文皆有○案有扈夏同姓之國史記曰啓立有

扈不服遂滅之唐孔氏因謂堯舜受禪啓獨繼

父以是不服亦臆度之耳左傳昭公元年趙孟

曰虞有三苗夏有觀扈

杜氏預曰觀國
今頓邱衛縣

商有姓

邳

杜氏預曰二國商
諸侯邳今下邳縣

周有徐奄

杜氏預曰二
國皆嬴姓

則

有扈亦三苗徐奄之類也

孔氏穎達曰三苗與
有扈徐奄尚書畧有

其事其觀與姚
邛則史傳無文

集說

孔氏穎達曰啓伐有扈必將至其國乃出兵與啓戰故以甘為有扈之郊地名○林

氏之奇曰古者將欲整齊其衆而用之則必有誓而尤嚴於軍旅周官士師之職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蓋所以宣言其討罪之意而示之以賞刑之必信帝王之世所不能廢也故禹啓湯武皆有之○姚氏舜牧曰有扈氏同姓之國稱亂以抗王師不臣甚矣於是聲罪致討且明部伍之法示刑賞之典仁義中兼節制懾不庭而彰天討是王者之師也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集傳六卿六鄉之卿也案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

六鄉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大司馬所謂軍將皆卿者是也意夏制亦

如此

孔氏穎達曰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周禮夏官序文也鄭玄云夏亦然則三王同也

古者

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啓既親率六軍以出而又書大戰于甘則有扈之怙強稔惡敢與天子抗衡豈特孟子所謂六師移之者書曰大戰蓋所以深著有

扈不臣之罪而為天下後世諸侯之戒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天子親征六卿各率其鄉之師以從蓋舉國而伐之也扈之威強勢將與京師抗

衡而方伯連率之力所不能討啓之是行也社稷之安危蓋係於此豈得已而不已者乎○胡氏士行曰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無事為六卿有事則分掌六師六卿分職司馬主兵官制也六卿並將司馬帥一兵制也○王氏樵曰周禮鄉老二卿則公一人鄭氏曰三公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如鄭氏之說此公即論道之三公則每卿鄉一人豈即六卿而分領六鄉耶今以書考之泰誓牧誓皆呼司徒司馬司空彼之三卿即此之六卿平時軍將皆命卿况天子親征六卿必從可知鄭氏以軍帥選於六官六卿之吏則固六官為首鄉吏次之而此之六卿必非鄉官也○俞氏鰥曰大戰于甘總一

事之始終而書之乃召至末又言未戰之前有此誓非謂將大戰于甘乃召六卿也

案六卿之說玩蔡氏傳本鄭康成說為多故以六卿與六卿之卿為一正主周禮注所謂三公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也說者以為六卿非自冢宰至司空之六卿蓋王之六卿別有此六卿也若以為六卿分職之六卿無緣冢宰亦屬於司馬考之周禮六卿六卿之外無別有所謂六卿者以備有事出征而從王以行也其說亦已無據矣如以六卿屬之司馬為無其事則九伐統於司馬自是設官之大經大法猶司徒施教則六卿總屬之也且天子親征則六卿必從固已恐亦無空國而出之理冢宰固攝國政者其屬之司馬疑亦特其屬官耳若謂六卿與六卿之卿必不為一則鄭氏所云外與六卿之教安見其不然耶唐虞建官維百自多兼職雖世遠不可盡考無執一說以泥之可也當以蔡傳為正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集傳重其事故嗟歎而告之

林氏之奇曰李校書論虞書言咨其後變而為

嗟蓋嗟者即咨之意也

六事者非但六卿有事於六軍者皆是

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發首二句叙其誓之由王曰已下皆是誓之辭也鄭玄云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言

軍吏下及士卒也下文戒左右與御是徧勅在軍之士六卿之身及所部之人各有軍事故六事之人為總呼之辭○黃氏度曰數扈之罪以誓告軍帥然後中軍出號令司馬左右陳行而以天子之命誓之各

行有司之事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
行天之罰

集傳威暴殄之也侮輕忽之也

鍾氏天才曰威是暴殄而戕其質侮是輕

忽而拂其性

鯀汨五行而殛死況於威侮之者乎三正子

丑寅之正也夏正建寅怠棄者不用正朔也有扈氏
暴殄天物輕忽不敬廢棄正朔虐下背上獲罪于天
天用勦絕其命今我伐之惟敬行天之罰而已今案
此章則三正迭建其來久矣舜協時月正日亦所以

一正朔也子丑之建唐虞之前當已有之

集說

孔氏穎達曰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諸侯討有罪稱肅將王誅皆示有所稟承不敢專也。陳

氏大猷曰几背五常之道拂生長斂藏之宜皆威侮五行也。王氏綱振曰唐虞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大禹六府孔修祇承于帝無一不致其恭何敢威侮怠棄況三正五行實相表裏水火金木土穀之修未有不從撫辰得者五行天以養人不為節嗇愛惜三正王用奉天不與遵守稟承此其得罪于天與君何如安得不恭行天罰

案五行有以質言者有以氣言者或以蔡傳偏以質具於地者言之不以氣行於天者言此說非也氣質二者雖分言各有所屬其實不可離也舍氣則無以爲質舍質亦無以見氣之運行讀者但知暴殄天物

為屬之生質言不知人物既經暴殄則氣戕害多矣况其下言輕忽不敬非天而何因二者原不可分故暴殄天物即輕忽不敬也經文二字原以威屬人物上海屬運行上言蔡傳極體經意奈何執一以議之乎至三正注疏主天地人而後人以夏以前無改正朔事林之奇則謂不必求之太深但言其廢三綱五常或以為三正必有所指如三綱三事之類或以為不用夏時之正亦不用唐虞以前之正如秦用亥為正或以為三正本無用如周禮有正月又有正歲幽風一之日二之日是一陽二陽之月亦得為正春秋雖用周正而祭祀田獵仍用夏時紛紛之說總以蔡傳不用正朔一語概之為是而三正之說其來已久則為子丑寅之正亦不必多疑矣即注疏天地人亦三正取義之原也有扈既不遵正朔又何知三正之義乎急棄三正

魚言之宜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集傳左車左右車右也攻治也

黃氏度曰各治其事謂之共命

古者

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

刺御者居中以主馬之馳驅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

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

者左射以蔽

陳氏師凱曰蔽矢之善者

是車左主射也攝叔曰吾

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

陳氏師凱曰折其左耳

執俘而還是車

右主擊刺也御非其馬之正猶王良所謂詭遇也蓋左右不治其事與御非其馬之正皆足以致敗故各指其人以責其事而欲各盡其職而不敢忽也

集說

黃氏度曰御主馬政作一車之將右與射佐之射人曰使有爵者乘王之倅車蓋將選也師以

持重為不可勝進退動靜莫不有法是故御非其法為不恭命三代節制如此○胡氏士行曰各嚴部分不出其位所謂師出以律也○王氏樵曰首左字當一斷呼左之人而告之也下御字右字亦然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每二十五人為一兩蓋甲士則每兩之長而步卒則各供其長而為之助者也故古者臨軍誓戰所戒者三人而已呼左則凡車左執射者同聽之呼右呼御亦然凡車之命係此三人自

一乘至於萬
乘皆有是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集傳戮殺也禮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

孔氏穎達曰曾子問

云孔子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巡狩尚然征伐必也

左傳軍行

祓社釁鼓然則天子親征必載其遷廟之主與其社

主以行

孔氏穎達曰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行也

以示賞戮之不敢專也祖左陽也故賞于祖社右陰

也故戮于社孥子也孥戮與土戮字同義言若不用

命不但戮及汝身將并汝妻子而戮之戰危事也不重其法則無以整肅其衆而使赴功也或曰戮辱也

黃氏度曰周禮掌戮鄭康成曰戮猶辱也孥戮猶秋官司厲孥男子以為

罪隸之孥

陳氏師凱曰周禮孥作奴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輸於罪隸

古人以辱

為戮謂戮辱之以為孥耳

林氏之奇曰此篇與湯誓皆有孥戮之言非殺之之

謂也左傳僖二十七年楚子文治兵於睢終朝而畢不戮一人文六年夷之蒐賈季戮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可以是知謂之戮者非是殺之但加恥辱焉古者罰弗及嗣

孥戮之刑非三代之所宜有也案此說固為有理然

以上句考之不應一戮而二義蓋罰弗及嗣者常刑也予則孥戮者非常刑也洪氏翼聖曰孥戮是後日常刑則愛克厥威非常刑則威克厥愛盤庚遷都尚有剽殄滅之無遺育之語則啓之誓師豈為過哉

集說

孔氏穎達曰禮左宗廟右社稷是祖陽而社陰就祖賞就社戮親祖嚴社之義也大功大罪則

在軍賞罰其徧叙諸勲乃至太祖賞耳○陳氏櫟曰啓行人罰以恭為本我恭天命左右御當恭我命用命而賞賞其恭命也不用命而戮戮其不恭命也賞戮不敢專必行之祖社皆致恭也恭敬者百聖之心法亦家法也啓之此心即禹祗承祗台之心也○姚氏舜牧曰禹誓師之辭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

此云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蓋
視前較有別矣此可徵世道之一變

總論

吳氏泳曰甘誓一篇僅八十字而其間六軍之
制車乘之法邦國賞刑之典誓師之辭靡不明

備一傳至仲康而胤征所言亦可以考當時人物軍
旅官名制度乃知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
厥子孫真至言哉○董氏禹曰禹自征苗以來未嘗
用師軍旅之事宜啓所未聞也而一旦赫然以征有
扈召六卿而誓與會羣后而誓者同科威侮五行怠
棄三正與侮慢自賢反道敗德者同意恭行天罰用
命不用命與奉將天罰爾尚一乃心力者同辭蓋宛
然神考家法也然則禹固不以天下為無事而不訓
以兵啓亦不以天下為無事而不習於兵
講之以豫用之以節斯其為王者之師歟

五子之歌

集傳五子太康之弟也歌與帝舜作歌之歌同

義今文無古文有

集說

孔氏頴達曰史述作歌之由先叙失國之事其一日以下乃是歌辭此五子作歌五

章辭相連接自為終始○不言五弟而言五子者以其述祖之訓故繫父以言之○程子曰書為王者之軌範不獨著聖王之事以為法亦存其失以示戒五子之歌是也○黃氏度曰禹萬世永賴之功豈便至覆絕五歌幾使人不忍聞其民歌詩流傳誰不動心少康中興而羿浞皆誅此歌實有感動焉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

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集傳太康啓之子尸如祭祀之尸謂居其位而不為

其事如古人所謂尸祿尸官者也豫樂也夏諺曰吾

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

諸侯度夏之先王非不遊豫盖有其節皆所以為民

非若太康以逸豫而滅其德也民咸貳心

孔氏安國曰君喪其

德則衆民皆貳心矣

而太康猶不知悔乃安於遊畋之無度言

其遠則至于洛水之南言其久則十旬而弗反是則

太康自棄其國矣

集說

林氏之奇曰夏都冀州在大河之北洛在河之南太康舍其宗廟社稷渡河而去畋于洛之南

至於百日而猶不反是其在者既有棄天下之心安得無后羿之變乎○陳氏櫟曰此史序五子作歌之由能敬必有德逆豫則怠勝敬所以至滅其德○姚氏舜牧曰德為民心所同具滅厥德則民心貳矣非民之貳於我由我之貳於民也君與民原是一體貳不得○張氏爾嘉曰禹之得天下以兢業太康之失天下以逆豫敬肆之分如此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集傳窮國名

地理今釋窮水經注云鬲縣故有窮后國也今山東濟南府德州北有鬲縣故

城是

其地羿窮國君之名也

孔氏穎達曰襄四年左傳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陳氏

師凱曰杜預注云鉏羿本國名晉地記云河南有窮谷本有窮氏所遷也

或曰羿善射者

之名賈逵說文羿帝嚳射官故其後善射者皆謂之

羿

孔氏穎達曰淮南子云堯時十日竝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言雖不經要言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羿名為何也

有窮之君亦善射故以

羿目之也羿因民不堪命距太康于河北使不得返

遂廢之

集說

呂氏祖謙曰姦雄何世無之在我之理既堅既正則彼無自而入苟有閒隙彼必投之羿之距

太康所以因民弗忍也因者明禍亂之本在此不在彼也○陳氏經曰禹功在萬世觀河洛者思之再傳一為遊田而民遂貳何也民之於禹如賴慈母一遇太康如嬰兒失母無依所以貳也然羿能奪之一時不能禁民思禹於他日少康以一成之旅卒祀夏配天非民之不忘禹而何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集傳御侍也怨如孟子所謂小弁之怨親親也小弁之詩父子之怨五子之歌兄弟之怨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五子知宗廟社稷危亡之不可救母子

兄弟離散之不可保憂愁鬱悒慷慨感厲情不自已
發為詩歌推其亡國敗家之由皆原於荒棄皇祖之
訓雖其五章之間非盡述皇祖之戒然其先後終始
互相發明史臣以其作歌之意序於五章之首後世
序詩者每篇皆有小序以言其作詩之義其原蓋出
諸此

集說

孔氏穎達曰太康初去之時其弟五人侍其母

以從太康太康畋于洛南五弟待于洛北太康

久而不反致使羿距于河五子皆怨史述太康之惡

既盡然後言其作歌故令羿距之文乃在母從之上

作文之勢然也。○呂氏祖謙曰：五子咸怨，非仇怨之。怨蓋怨父之怨也。知其所謂怨，則知述戒作歌之意矣。五子之歌一章切於一章，一章遠思大禹敬民之訓，二章自尋咎其取亡之道，三章痛惜冀都之業，四章又反覆家緒之本末，五章其情極矣。盡取其憂愧之罪，歸之於已。觀此五章，俯仰高下，節奏所在，五子之心為何如。○俞氏鰲曰：厥弟三句，叙羿距以前事。五子咸怨，叙羿距以後事。蓋太康畋洛之時，五子侍母以隨從之意，必周旋左右，朝夕規諫，動以母子兄弟之至情，冀其悔悟反國。而太康不聽，不得已而僣于洛之汭，及至為羿所距，五子與母竝不反國，而後怨而作歌也。若謂五子之從在羿距之後，不應五子越河而居洛汭，又經文五子咸怨句分明是另提端語。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集傳此禹之訓也皇大也

林氏之奇曰皇者尊而大之辭皇祖者猶言大祖

也君之與民以勢而言則尊卑之分如霄壤之不侔

以情而言則相須以安猶身體之相資以生也故勢疎則離情親則合以其親故謂之近以其疎故謂之下言其可親而不可疎之也且民者國之本本固而後國安本既不固則雖強如秦富如隋終亦滅亡而已矣其一其二或長幼之序或作歌之序不可知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詩歌肇於虞夏五子之作歌史官總而序之其言不出於一人其意若出一人也

○呂氏祖謙曰可近不可下見君民的然為一體可親之使近不可推之使下視民為下則有邈然不相接之意矣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百世興王之定法也禹受位於舜其相傳之要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躬履之久見之精切故作訓以戒子孫堅決著明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集傳子五子自稱也君失人心則為獨夫獨夫即愚夫愚婦一能勝我矣三失者言所失衆也時氏淵曰一失至於

三而不變不可望其復改矣頻復之凶也民心怨背豈待其彰著而後知

之當於事幾未形之時而圖之也朽腐也朽索易絕

六馬

林氏之奇曰古者車皆四馬惟天子之車則特駕六馬四馬則兩服兩駟六馬則兩駟之外又

有兩駟

易驚朽索固非可以馭馬也以喻其危懼可畏

之甚為人上者奈何而不敬乎

孔氏安國曰能敬則不驕在上不驕則高

而不危

前既引禹之訓言此則以己之不足恃民之可

畏者申結其義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天下之安必由匹夫匹婦之無所不被其澤天下之危必起於匹夫匹婦之怨其

所以致怨者亦不在於顯然過惡苟失於此者在毫釐之間必有怨之矣惟以君而臨民其危如朽索之馭六馬則為人上其可不敬民哉若能敬民則本固邦寧而社稷永保矣○陳氏經曰君之固結民心以敬為本太康失邦由失民心失民心由於逆豫不敬也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集傳此亦禹之訓也

林氏之奇曰前言皇祖有訓此蒙其文故但曰訓有之也色

荒惑嬖寵也禽荒耽遊畋也荒者迷亂之謂甘嗜皆無厭也峻高大也宇棟宇也彫繪飾也言六者有其

一皆足以致滅亡也禹之訓昭明如此而太康獨不念之乎此章首尾意義已明故不復申結之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天下之事皆有其則至其則而止所謂度也夫婦之正不可廢也蒐狩之常不可

闕也嘉會合禮不可以去酒導民性情不可以無樂棟宇以蔽風雨垣牆以禦穿窬制於聖人豈以滅德然色禽而至於荒酒至於酣音至於嗜宇則峻之牆則彫之非其則矣○王氏十朋曰三風十愆君有一於身國必亡與此同義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集傳堯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故曰陶唐

孔氏穎達曰世

本云帝堯為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地理今釋鄭康成唐譜云唐者帝堯舊都之地

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漢晉陽縣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也又漢時顏師古注云

陶丘在濟陰今山東兗州府定陶縣有堯城堯嘗居之後居于唐故堯號陶唐氏

堯授舜舜

授禹皆都冀州言冀方者舉中以包外也大者為綱

小者為紀

朱子曰紀者如絲之有紀綱者如綱之有網絲無紀則不能以自理網無綱則不能

以自舉底致也堯舜禹相授一道以有天下今太康失

其道而紊亂其紀綱以致滅亡也○又案左氏所引

惟彼陶唐之下有帥彼天常一語厥道作其行乃底滅亡作乃滅而亡

集說

孔氏穎達曰冀州統天下四方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堯

以來都不出此地故舉陶唐以言之○陳氏大猷曰道者君天下之本紀綱者維持天下之制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集傳明明而又明也我祖禹也典猶周之六典則

猶周之八則

周禮天官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

八則一曰祭祀二曰法則三曰廢置四曰祿位五曰賦貢六曰禮俗七曰刑賞八曰田役所以治

天下之典章法度也貽遺關通

黃氏度曰輕重之所由通也

和平

也

黃氏度曰輕重之所由平也

百二十斤為石三十斤為鈞鈞與

石五權之最重者也

陳氏師凱曰五權銖兩斤鈞石也

關通以見彼

此通同無折閱之意

王氏肯堂曰荀子良賈不為折閱不市折閱注謂損所賣物價

也

和平以見人情兩平無乖爭之意言禹以明明之

德君臨天下典則法度所以貽後世者如此至於鈞

石之設所以一天下之輕重而立民信者王府亦有

之陳氏經曰王國府庫也

其為子孫後世慮可謂詳且遠矣奈

何太康荒墜其緒覆其宗而絕其祀乎○又案法度

之制始於權權與物鈞而生衡

陳氏師凱曰謂鍾與物鈞所稱適停則衡

也平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

韋氏昭曰立準

以望繩以水為平也

是權衡者又法度之所自出也

陳氏師凱曰規矩繩

權衡謂之五則準繩連體權衡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

故以鈞石言之

集說

林氏之奇曰太史公曰禹聲為律身為度左準繩右規矩自古法度之器至禹而後明甚也○

朱子語類問闢石和鈞只是鈞石之名如周禮嘉量之類曰恐是○齊氏夢龍曰以理言則以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朋友為五典是也就事言則以堯舜所行為二典是也動則隨時取中靜則守正不移而皆自然有以為之準此所謂事理當然之極也言其物之當然者則曰物則言其理之自然者則曰天則○鄭氏曉曰萬邦之君上是表先王之君天下下是述先王貽謀之善也典則乃所以治天下者法度之大治之本也鈞石乃所以一天下者法度之小治之末也若政教若禮樂所以為治天下之大經者謂之典如爵祿廢置予奪誅賞所以為治天下之大法者謂之則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集傳曷何也嗚呼曷歸歎息無地之可歸也予將疇

依彷徨無人之可依也為君至此亦可哀矣仇予之
予指太康也指太康而謂之予者不忍斥言忠厚之
至也鬱陶哀思也朱子曰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顏厚愧之見於色
也忸怩愧之發於心也可追言不可追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夫所以曷歸者太康也而五子則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虐民而民仇之者太康

也而五子則曰萬姓仇予予將疇依所宜憂所宜愧皆在太康而五子任之以為已事者蓋仁人之於兄弟親愛之而已矣有邦則同其安榮失邦則同其危辱其危也可憂其辱也可愧五子之於太康可謂有仁人之心矣

總論

陳氏大猷曰五子不咎羿而曰萬姓仇予不咎萬姓而曰弗慎厥德不咎太康而惟自怨自艾

所謂怨而不怒也太康失國因於不敬慎爾故五子之歌始之曰奈何不敬終之曰弗慎厥德以是始終焉乃一篇之綱領也故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脗征

集傳脗國名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此以征名

實即誓也

林氏之奇曰雖以脗征為名然以典謨訓誥誓命之體求之其實誓也

仲康丁有夏中衰之運羿執國政社稷安危在其掌握而仲康能命脗侯以掌六師脗侯能承

仲康以討有罪是雖未能行羿不道之誅明義和黨惡之罪然當國命中絕之際而能舉師伐罪猶為禮樂征伐之自天子出也夫子所以錄其書者以是歟今文無古文有○或曰蘇氏以為義和貳於羿忠於夏者故羿假仲康之命命胤侯征之今案篇首言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又曰胤侯承王命徂征詳其文意蓋史臣善仲康能命將遣師胤侯能承命致討未見

貶仲康不能制命而罪胤侯之為專征也若果
為篡羿之書則亂臣賊子所為孔子亦取之為
後世法乎

集說

呂氏祖謙曰夏書存於後世者寡少因胤
征可以考官名法度人物軍旅之事顯然

備具○申氏時行曰此篇首節是史官叙胤侯
征義和之始詞告于衆三節數義和之罪之當
征今予以爾三節嚴將士出征之律須要識得
義和之罪實在於黨羿而不止于忽天戒胤侯
之征義和雖未能及羿
而實翦羿之羽翼也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職酒荒于

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集傳仲康太康之弟

孔氏穎達曰計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

胤侯胤國

之侯命掌六師命為大司馬也仲康始即位即命胤

侯以掌六師次年方有征羲和之命

陳氏師凱曰經世書以征羲和

為元年事則是即位之次年也古者逾年改元

必本始而言者蓋史臣善仲

康肇位之時已能收其兵權故羲和之征猶能自天

子出也林氏曰羿廢太康而立仲康然其篡也乃在

相之世仲康不為羿所篡至其子相然後見篡是則

仲康猶有以制之也羿之立仲康也方將執其禮樂

征伐之權以號令天下而仲康即位之始即能命胤

侯掌六師以收其兵權如漢文帝入自代邸即皇帝

位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之類

陳氏師凱曰漢衛宮

之軍在南為南軍京城之軍在北為北軍

義和之罪雖曰沈亂于酒然黨

惡於羿同惡相濟故胤侯承王命往征之以翦羿羽

翼故終仲康之世羿不得以逞使仲康盡失其權則

羿之篡夏豈待相而後敢耶義氏和氏夏合為一官

曰胤后者諸侯入為王朝公卿如禹稷伯夷謂之后

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羿專廢立之權且將有竊國擅權

係焉苟遲之以旬月之間則無及矣故命胤侯掌六師必於肇位四海之下羿之於夏所以懷其不軌之謀而不得逞者惟胤侯掌其六師之權也仲康之沈幾先物於斯見矣○堯時分命羲和四子定曆象正閏餘以為甚重其設官分職莫先於此至於夏時則羲和合而為一職不復分四時之官各主一方之政一時之事如堯之羲和矣至於周時羲和之職不復有而馮相保章氏之所掌皆以中士為之隸於周官大宗伯之屬則其職任蓋又輕於夏時矣○俞氏鯤曰羿立仲康而曰仲康肇位者正仲康之始不予羿

也以權

附錄

金氏履祥曰羿距太康不能返國城於甸服東南而居之至是而仲康立說者多稱羿廢太康

而立仲康失之矣使羿廢太康而立仲康仲康既立使胤侯為司馬兵權有歸矣而不討羿是德羿也不返太康是紆兄也不然權出於羿是仲康為虛位而胤侯為羿黨也若是胤征之書孔子奚取焉且襄四年左傳稱羿代夏政號帝夷羿豈立仲康而為之臣者其不然也明矣仲康繼立于外命胤侯掌六師其規模舉措固已有大過人者然迄不能移征羲和之師而加之羿或者勢未可歟假之以年安知其不能討羿以羿之強僭而終仲康之世莫敢誰何者以仲康之賢有胤侯之助也仲康雖立國於外然肇位四海諸侯之尊夏固自若獨羲和以不臣受征而夫子於書取胤征焉君子是以知仲康為能自振而胤侯

之為王室倚重矣○鄒氏季友曰夏都安邑在河之北太康立十九年為羿所距遂居河南之陽夏宗開封之太康縣也二十九年崩弟仲康立觀肇位四海之語則諸侯猶宗之為君也十四年崩子相立羿但據冀州河北之地不臣於夏而已未必執夏之柄政故五子之歌但以冀方為言也羿亦好遊田其臣寒浞弑之而篡其位及夏后相自河南遷河北帝邱帝邱宋濮州也在位二十八年方為寒浞之子澆所弑夏遂中絕者四十年而少康復興焉史記夏本紀畧而不書故解者皆未詳考案仲康肇位自二孔以為羿廢太康所立後之說經者因之林之奇為較詳然疑太康既見距於羿五子亦在洛汭不得返故都太康國於陽夏又十年而歿仲康繼之皆在河南此左氏傳魏絳所以有羿代夏政及帝夷羿之稱也朱子謂袁道潔考之太康但失河北至相始失河南則仲康之立當在河南未必羿

奉之於安邑也唯以為立之故都遂疑此篇為羿挾天子之命反加義和以忠夏之名而在仲康非惟不能自振亦有德羿紵兄之嫌是此篇之全文俱為不順林氏雖極闢之無一言及於仲康之本在河南則此等議論俱無所施也庠征之命特仲康勢弱不能遽討羿而先翦其羽翼耳金履祥通鑑前編考之至備今附存之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集傳徵驗保安也

蘇氏軾曰徵猶書所謂庶徵也保猶詩所謂天保也

聖人謨

訓明有徵驗可以定安邦國也下文即謨訓之語

金氏

履祥曰克謹天戒以下皆明徵定保之事惟時義和以下皆明徵之反

天戒日蝕之類

謹者恐懼修省以消變異也常憲者奉法修職以供乃事也君能謹天戒於上臣能有常憲於下百官之衆各修其職以輔其君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此其所以為明明后也

黃氏度曰詩曰明明天子又曰明明不已明明有繼之辭也

又案日蝕者君弱臣強之象后羿專政之戒也義和掌日月之官黨羿而不言是可赦乎

集說

王氏安石曰使義和守常憲以修輔則仲康得慎天戒而修省矣今畔官離次不知有日蝕之

變則是不有常憲昧先聖之謨訓安能免於誅乎○
林氏之奇曰謨者人臣所陳之謨若大禹謨皋陶謨
是也然人君所以為法於後世者亦謂之謨伊訓曰
聖謨洋洋是也訓者人臣所陳之訓若伊訓高宗之
訓是也然人君所以垂教於後世者亦謂之訓如五
子之歌曰皇祖有訓是也○時氏淵曰凡天之所以
示徵於人君者皆所以警戒而定保之如仲舒所謂
自非大無道欲盡扶持而安全也先王克謹天戒即
明徵之戒也人臣克有常憲謂常行之法也百官不
言輔弼而言修輔修者輔弼之工夫人君有本然之
明若非人臣所能致而得臣以輔之則明而又明有
日新無疆之意也○申氏時行曰克謹於上者君以
天之心為心也交修於下
者臣以君之心為心也

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

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集傳道人宣令之官

孔氏穎達曰訓道為聚聚人而令之故以為名也

木鐸

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振以警衆也

孔氏穎達曰禮有金鐸木鐸鐸是鈴

也其體以金為之舌有金木之異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

鐸於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

周禮小宰之職正歲帥治官之屬

徇以木鐸

陳氏經曰徇巡而示之也徇于大路欲其無不聞

曰不用法者國

有常刑亦此意也官以職言師以道言

陳氏師凱曰非師保之師

如承以大夫師長之師

規正也

陳氏經曰規運筵以為圓者也以喻規正之義

相規云

者胥教誨也工百工也百工技藝之事

孔氏穎達曰百工各執所

治技藝以諫若月令云無作淫巧以蕩上心見其淫巧不正當執之以諫諫失常也

至理存焉

理無往而不在故言無微而可畧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官師百工不能規諫是謂不恭不恭之罪猶有常刑而況於畔官離次倂擾天紀者乎

集說

蔡氏卞曰周景王將鑄無射伶州鳩諫曰匱財罷民魯莊丹楹刻桷匠慶諫曰無益於君而替

前人之令德執藝事諫此類是也○張氏九成曰相規規君也襄十四年左傳大夫規誨詩沔水規宣王

○薛氏季宣曰國語公卿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

察瞽史教誨師曠所謂各有親暱
以相輔佐古規諫之詳見者如此

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
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
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
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集傳次位也官以職言次以位言畔官則亂其所治
之職離次則舍其所居之位俶始擾亂也天紀則洪
範所謂歲月日星辰曆數是也蓋自堯舜命義和曆

象日月星辰之後為義和者世守其職未嘗紊亂至

是始亂其天紀焉遐遠也遠棄其所司之事也辰日

月會次之名

昭七左傳晉侯問士文伯曰何謂辰曰日月之會是謂辰

房所次

之宿也集漢書作輯集輯通用言日月會次不相和

輯

唐歷志曰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示冲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

則不輯矣

而掩蝕

孔氏穎達曰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體掩日日被月映也

於房宿也

案唐志日蝕在仲康即位之五年瞽樂官

周禮瞽矇之官掌作

樂

以其無目而審於音也奏進也

孔氏穎達曰詩云奏鼓簡簡謂伐鼓

為奏

古者日蝕則伐鼓

孔氏穎達曰杜預以為伐鼓于社責羣陰也

用幣

以救之

文十五年左傳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

春秋

傳曰惟正陽之月則然餘則否

昭十七年左傳季平子曰唯正月朔慫未

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孔疏云慫未作陰未起也

今季秋而行此

禮夏禮與周異也嗇夫小臣也

孔氏穎達曰禮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鄭

玄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

漢有上林嗇夫庶人庶人之在官者周

禮庭氏救日之弓矢

周禮注救日為太陽之弓救月為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月

以恒矢

嗇夫庶人蓋供救日之百役者曰馳曰走者以

見日蝕之變天子恐懼于上嗇夫庶人奔走于下以助救日如此其急義和為曆象之官尸居其位若無聞知則其昏迷天象以干先王之誅豈特不恭之刑而已哉政典先王政治之典籍也

孔氏安國曰若周官六卿之治典

先時後時皆違制失時當誅而不赦者也今日蝕之變如此而義和罔聞知是固干先王後時之誅矣

集說

孔氏安國曰先時謂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死無赦不及謂曆象後天時

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况廢官乎○林氏之奇曰房有二說或以為房星案日月會于大火之

次正在季秋月朔謂之房星理亦可通然唐律曆志
曰君子慎疑寧以日在之宿為文近代善曆者推仲
康時九月合朔已在房心北矣觀此說則以房為所
次之舍其說為長○周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
王治邦國治典者冢宰之所掌也教典者司徒之所
掌也禮典者宗伯之所掌也政典者司馬之所掌也
刑典者司寇之所掌也事典者司空之所掌也廂侯
掌六師為大司馬故舉政典以為言蓋大司馬法也
○朱子曰日月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
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
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日月之合東西
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
對同度同道則月抗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
王者修德行政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
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
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問

月食如何曰至明中有暗處其暗至微望之時月與日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為暗處所射故食雖陽勝陰畢竟不好若陰有退避之意則不相敵而不成食矣

附錄

林氏之奇曰自政典曰以下乃是肩侯誓師勅戒吏士之辭當屬於下文不當復謂指義和而言也○陳氏櫟曰政典司馬所掌肩侯為大司馬故引政典之語以勅戒吏士先時不及時先後失師期也以屬下文者是

案朱子曰先時不及時林氏謂是警衆之辭非言昏迷天象之人以上文考之林說非是蓋政典以下云云合之上文固未為不合然起殺無赦之刑施之先時不及時則或有推算小誤所差在時刻遲速間者一以此刑概之似太重若以此屬之下節為以爾有衆發端則於兵家紀律之嚴似不嫌其過也故兩存

之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
承天子威命

集傳將行也我以爾衆士奉行天罰爾其同力王室
庶幾輔我以敬承天子之威命也蓋天子討而不伐
諸侯伐而不討仲康之命胤侯得天子討罪之權胤
侯之征羲和得諸侯敵愾之義其辭直其義明非若
五霸摟諸侯以伐諸侯其辭曲其義迂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將帥但知承王命王者但知奉天討不敢認為已權則人君安敢輕兵人臣安敢

專命士卒安敢犯命○董氏其昌曰奉將天罰者何言不敬天戒天必罰之也而又曰天子威命者蓋出於天則為天罰出於天子則為天子威命是欽承威命即所以奉將天罰無二也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集傳崑出玉山名岡山脊也逸過渠大也言火炎崑

岡不辨玉石之美惡而焚之苟為天吏

王氏安石曰吏奉將天罰

故曰天吏而有過逸之德不擇人之善惡而戮之其害有

甚於猛火不辨玉石也今我但誅首惡之魁而已脅從之黨則罔治之舊染汙習之人亦皆赦而新之其誅惡宥善是猶王者之師也今案脣征始稱義和之罪止以其畔官離次俶擾天紀至是有脅從舊染之語則知義和之罪當不止於廢時亂日是必聚不逞之人崇飲私邑以為亂黨助羿為惡者也脣后徂征隱其叛逆而不言者蓋正名其罪則必鋤根除源而仲康之勢有未足以制后羿者故止責其曠職之罪

而實誅其不臣之心也

集說

薛氏季宣曰殲渠魁義也赦脅從仁也所以為王者之師○陳氏櫟曰觀脅從之語義和聚黨

助逆明矣仲康于羿勢既未能鋤其根株不可不翦其羽翼故乘日食之變正其昏迷之罪名正言順羿亦不得庇之也使非聚黨助逆則褫職奪邑司寇行戮足矣何至勞大司馬興師警衆如臨大敵哉○王氏樵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大哉王言遂為萬世討罪之衡天吏二字始見於此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集傳威者嚴明之謂愛者姑息之謂記曰軍旅主威

蓋軍法不可以不嚴嚴明勝則信其事之必濟姑息
勝則信其功之無成誓師之末而復嗟歎以是深警
之欲其勉力戒懼而用命也

集說

薛氏季宣曰威克厥愛濟人之實也愛克厥威適以害仁也嗚呼之嘆將以伸其說爾愛人而

去其害其仁莫之禦矣此之謂允濟仁者一怒而安天下小不忍於小人使天下不得少安仁者之功不如是也○時氏淵曰大抵威愛當觀其所發發於私乎雖愛非愛發於公矣雖威非威雖非聖人之所尚苟當威而不威則不知時措者也况軍旅主于威乎○孫氏繼有曰威愛行師不可廢一同甘苦均勞佚豈曰無愛愛之過其流必至於姑息姑息非愛也大抵行師之道平時則當拊循臨時則尚節制此所

謂威愛者當自
其臨時言之

總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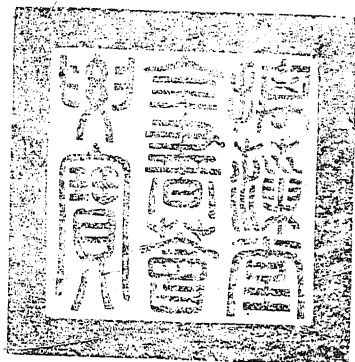
董氏鼎曰將帥奉天子之命天子奉天
之命仲康蒞政之始命將出師而肩侯之誓如

此則大本正大權立而大奸懼矣其克嗣祖考也宜
哉然義和在堯時為四子既總於一人有司於朝有
邑於野涵酒失職黜之可矣何至上煩王師之征其
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則脅眾以拒命染惡以成風
已非一日傳謂助羿為惡特隱
其叛逆而不言者豈不當哉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六

謹按第二十三頁前四行集說凡天之所以示徵
於人君者徵宋人避諱作證刊本因之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舉人臣杜安詩